

瑞獸銜珍果，唐鏡名品紋深意韻長

海獸葡萄鏡是唐鏡中的名品。海獸、葡萄、兩種紋樣一種是動物，一種是植物，是如何組合到一起的呢？在各類圖像資料還不豐富、檢索也不似現在這般便捷的年代，甚至有學者稱海獸葡萄鏡為「多謎之鏡」，認為上面的紋飾非常神秘。如今，隨著資料的增多和研究方法的改良，人們或許可以更清晰地梳理海獸葡萄鏡乃至海獸葡萄紋的源流。

靈動可愛 海獸葡萄鏡盛於唐朝

1925 年，中國著名文學家魯迅寫了一篇文章名為《看鏡有感》的文章，提到他收藏的幾面古銅鏡，其中有這樣一段：

一面圓徑不過二寸，很厚重，背面滿刻蒲陶，還有跳躍的鼯鼠，沿邊是一圈小飛禽。古董店家都稱為「海馬葡萄鏡」。但我的一面並無海馬，其實和名稱不相當。記得曾見過別一面，是有海馬的，但貴極，沒有買。……古時，於外來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紅花，海棠之類。海即現在之所謂洋，海馬譯成今文，當然就是洋馬。

這段文字描述的銅鏡，就是唐鏡中的名品——海獸葡萄鏡。海獸葡萄鏡一般以葡萄紋和海獸為主紋飾，輔以禽鳥、昆蟲等，鏡緣一周多飾如意雲紋或花卉紋。整個紋飾華麗繁縟，佈滿鏡背。

海獸葡萄鏡，圓形，獸紐，鏡背被一圈凸稜紋分為內外兩區，內區鑄四組凸起的海獸，形態各異，間飾葡萄及籐蔓，外區飾葡萄、籐葉和鸞鳥紋。憨態可掬的海獸，好像拖著一條大尾巴，所以難怪魯迅會覺得上面的紋飾彷彿鼯鼠。

在考古發掘品和博物館藏品中，方形、菱花形的海獸葡萄鏡也偶有出現。葡萄有豐收、多子的含義，中間夾雜的海獸和禽鳥又

靈動可愛，因此，海獸葡萄鏡長期受到人們的喜愛和追捧。

海獸葡萄鏡開始流行的時期，約為唐高宗時期，在武則天統治時期最為盛行。唐代另有一種瑞獸鏡，海獸葡萄鏡不但與瑞獸鏡之間有直接的傳承關係，從考古發掘出土的海獸葡萄鏡上看，其本身的演變軌跡也比較明顯。

海獸葡萄鏡剛剛出現時，內區的海獸體態舒展，奔跑的形態與瑞獸鏡風格相仿，之後，海獸的形體逐漸豐腴，瑞獸之間飾葡萄枝，外圈也有葡萄枝葉紋。在海獸葡萄鏡最為流行的時期，內區的海獸呈盡情嬉戲狀，外區長尾鳥、蜻蜓、蝴蝶及其他各種動物紛紛出場，姿態各異，鑄鏡工藝也最為精細。

發展高峰期之後，海獸葡萄鏡雖然仍努力打造瑞獸騰躍、鳥雀歡歡的意境，但動態上已經有誇張扭捏之弊。在內外區的分界上，用籐蔓過梁或枝蔓纏繞來代替此前的凸稜分界，鑄造上又顯得比較粗糙，似表明瑞獸葡萄鏡最受人們青睞的階段已經過去，正在受到新鏡類的衝擊。唐代中期以後，海獸葡萄鏡在考古發現中幾乎絕跡。宋、金等朝雖有仿製，但也難以企及唐代海獸葡萄鏡的藝術高度。

麒麟、狻猊 海獸究競為何種動物？

海獸葡萄鏡中的海獸究競為何種動物，有海馬、麒麟、狻猊、獅子多種說法。最初，海獸葡萄鏡被稱為「海馬葡萄鏡」，很多學者據此名稱展開研究，但疑惑更甚。

成書於清道光年間的《金石索》一書便以明顯困惑的口吻寫道：「海馬蒲桃鏡（鏡），博古圖不釋其意，或取天馬徠自西極及張騫使西域得蒲桃歸之異獸？」推測這種鏡子與漢代張騫通西域、漢武帝引進良馬有關。德國還有學者認為，「海馬」是古代伊朗與祭祀有關的一種植物 Haoma，東傳後訛變為「海馬」。

背繪神獸的神獸紋銅鏡，在中國出現得其實很早。西漢時期的銅鏡，已經將各種神獸作為鏡背紋飾之一。東漢時期的神話體系中，不同的神獸居所所在的方位不同，因此又出現了鏡背紋飾按方位排列的神獸紋鏡。

中國學者根據海獸的普遍形態以及海獸葡萄鏡的盛行年代，認為海獸實際上是「狻猊」，即獅子。唐代高僧釋慧琳在其著作《一切經音義》（解釋當時能見到的大多數佛經裡提到的事物，並為這些佛經中的字注音）中寫道：「狻猊即獅子也，出西域。」獅子

是外來動物。史書記載，東漢章和元年，「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次年又有「安息國遣使獻師子、扶拔」。東漢時期，獅子的藝術形象就出現在畫像石中，東漢末年至魏晉時期，神獸鏡中也常見狻猊的形象。

漢代所流行的神秘的、符號化的神獸題材，在隋唐時期逐漸演化成生動活潑、充滿趣味和人情味的瑞獸。從海獸葡萄鏡的演變來看，早期的海獸葡萄鏡受神獸紋鏡的影響，獅子形象塑造得並不神似，豐盛捲曲的鬃毛似狼似狐，後來逐漸注重寫實的一面，但仍然不失悍烈的本分，比如勁韌堅實的筋肉、凝重的獅頭，圓厚突起的肌肉。到了鼎盛時期的海獸葡萄鏡的獅子形象，形體豐腴，在枝條之間攀援戲耍，再也找不到從前凌厲威猛的形象了。

當然，海獸葡萄鏡中的「海獸」，不僅包括獅子這一種動物，有的似乎更像麒麟，有的為長有羽翼的天馬，確實可稱「海馬」了，還有孔雀、鸞鳳的形象，所以部分學者出於學術嚴謹的考量，在論著中採用的是「瑞獸葡萄鏡」的名稱，不用「海獸」這種疑似確指某種動物的名稱。



▲左圖為河南博物院藏的唐代海獸葡萄紋銅鏡；右圖為甘肅省博物館藏的公元 4 至 6 世紀的東羅馬神人紋鍍金銀盤。

本土化創新 葡萄紋見證中外文化交流

而另一種紋飾——葡萄紋，其原型葡萄更是人們熟悉的水果。中國古代先民在很久以前已經開始利用中國本土的野生葡萄屬植物資源。先秦文獻多處提及。如《詩經·邠風·七月》曰「六月食郁及蓂」，《詩經·周南·樛木》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這裡的蓂和葛藟，應該都屬於野生葡萄。

西漢經由絲綢之路傳入的葡萄，按現代植物學的分類，屬於歐亞種葡萄。「葡萄」這個詞，也是外來語的譯音，還有「蒲陶」「蒲桃」等寫法。

在古埃及、古希臘羅馬等地，歐亞種葡萄很早就已經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並出現在藝術作品中。比如，狄俄尼索斯是古希臘人信奉的葡萄酒之神，葡萄酒之神和葡萄同時出現，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文學家司馬相如寫過一篇《上林賦》，稱頌漢武帝上林苑的壯麗：「梹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棗棗，答咨（一種似李子的水果）離支（即荔枝）。」看來在漢武帝時期，司馬相如已經知道了「蒲陶」這種水果的存在。《三輔黃圖》記載，上林苑以西還有專門種植葡萄的「蒲萄宮」。漢哀帝元壽二年（公元前 1 年），單于來朝即居住在此。

在中國，葡萄紋作為裝飾圖案的實物發現，是從漢代開始的。尼雅的一座公元 2 世紀東漢晚期墓中出土了葡萄紋毛織物和人物鳥獸葡萄紋綺，其中人物鳥獸葡萄紋綺中的葡萄紋樣為單串葡萄的錯落排列，紋樣疏密有致。河南新密打虎亭一號漢墓的畫像石上，出現了浮雕葡萄圖案，是石刻葡萄紋的較早實例。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西漢引進了葡萄，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葡萄的種植面積相當有限。東漢時，位於洛陽北宮以北的濯龍苑中，種植有葡萄；至漢明帝時，白馬寺中也移植了一批葡萄。除此之外，極少見私人進行葡萄種植。這或許是漢代文物上少見葡萄紋的原因。此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有魏文帝曹丕這樣的葡萄愛好者大力讚美葡萄，推廣種植，但葡萄仍然是比較稀罕的水果。

本土種植雖然不多，但外來各類貨物上的葡萄紋可不一定少。魏晉南北朝以及後續的隋唐時期，是中世紀中國與外來文化交流的繁盛期，融合吸收了世界各地的文化。異域文化有一個重要的載體，就是傳入中國的各種各樣的商品上的紋飾。而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十分頻繁的時期，物質文化上深層次的相互吸收和相互藉鑒現象是必然出現的。

例如 1988 年甘肅靖遠出土的東羅馬銀盤，年代為東羅馬時期，即公元 4 至 5 世紀，約相當於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直徑 31 厘米。盤內的紋樣呈同心圓分佈，自外向內分為三層。外層飾相互勾連的葡萄卷草紋，分為 16 個單元，每單元包含兩條 S 形葡萄枝蔓，交叉捲纏。葡萄枝蔓空隙處填以葉、須、花蕾、葡萄果實。花下葉底隱蔽飛禽、爬行動物和昆蟲等小動物。銀盤上的葡萄果實飽滿，葉子碩大，葉端較尖。

這件銀盤的圖案，與海獸葡萄鏡的裝飾風格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說，海獸葡萄鏡只是將銀盤中的人物、徽章式裝飾替換成了瑞獸圖案。正如奧地利藝術史學家里格爾說：「一個文化如果以從別的地方取得現成的植物母題的話，誰還願意花費心思從自己的花卉中創造新的風格形式來？」海獸葡萄紋或許也是這樣，從異域的紋飾題材中吸取了養分，再加以本土化，最終創造出一種新的紋飾來。

到了唐代，葡萄以及葡萄酒變成了受到社會上層歡迎的食物。「葡萄」這一名稱，在中原已經基本確定下來，並有「葡萄宮」「葡萄館」等地名。葡萄和葡萄酒作為文學家詩賦等創作題材的現象，也明顯增多。《全唐詩》中涉及葡萄、葡萄酒的唐詩約 60 首，作者達 37 位，不乏李白、杜甫、王維、韓愈等一代傑出詩人。

塑造葡萄紋的海獸葡萄鏡，因此也在唐代廣泛流行。海獸葡萄鏡的出土地，遍及今陝西、陝西、河南、江蘇、安徽等地，又經各種途徑東傳至今日本、朝鮮，北傳今蒙古、俄羅斯等國。小小的海獸葡萄鏡，成為唐代國力強盛、中外交流頻繁的見證。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的東漢人獸葡萄紋彩罽。



▲左圖為德國慕尼黑國立美術館藏的繪有狄俄尼索斯渡海的文物；右圖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宋代《葡萄草蟲圖》。

以青銅為紙 記載古代中西文明交融

不論具體觀點是什麼，總體說來，研究海獸葡萄鏡的學者們都或多或少地承認，海獸葡萄紋的母題系融合中西藝術而成。一方面，作為主要母題之一的葡萄紋，具有濃厚的西域色彩；另一方面，海獸葡萄鏡流行之際，也正是大量中亞人湧入中國內地，讓中西文化充分交融的時期。所以，海獸葡萄鏡所體現的外來文化成分，無論來自西方何地，都可能與中亞人的傳播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唐代的海獸葡萄鏡，是在模仿、吸取、藉鑒西方紋飾及構圖方式的基礎上，將東西方藝術結合創造出來的。海獸葡萄這一圖像紋飾的出現與演變，正體現了外來的紋飾題材與中國本土的瑞獸紋結合的過程。恰如美國學者薛愛華（Edward Schafe）所言：「舶來品的真實活力存在於生動活潑的想像的領域之內，正是由於賦予了外來物品以豐富的想像，我們才真正得到了享用舶來品的無窮樂趣。」與西方葡萄紋普遍代表的酒神崇拜相比，中國古代美術作品中的葡萄紋，恰恰體現了「豐富的想像」，其紋飾的傳承演變、寓意的變遷生成折射出中國特有的民族審美

心理和文化傳統，以及強大的文化包容性，揭示出異質文明交流過程中不斷互動的規律。

從美學角度上來說，海獸葡萄紋打破了長期以來神獸紋的一統天下，擺脫了漢魏六朝神獸紋的神秘氣氛。它吸收了神獸紋的吉祥含義，反映了崇尚積極向上、追求美好生活的世俗願望。在瑞獸紋基礎上，又添加了從異域傳來、圖像繁複又有生活氣息葡萄紋，顯示了唐代精神的華麗、富貴、兼容、自足，代表了時代精神和審美情感。

唐代海獸葡萄鏡，是銅鏡藝術的璀璨瑰寶。西域葡萄紋與中原瑞獸的巧妙融合，彰顯了絲綢之路帶來的中西文化交融。銅鏡上的海獸葡萄紋，不僅是唐代工匠高超技藝的見證，更是一個王朝海納百川的文化自信，將開放包容的大唐氣象，凝固成方寸間的吉祥圖騰。它以青銅為紙，記載異域珍果與祥瑞神獸的融合過程，讓絲綢之路的駝鈴聲穿越千年，讓如今的人們依然能夠讀懂古代中西文明交融的華章。

作者 / 黑逗
本版圖文摘編自「蘇州吳文化博物館」微信公眾號